

Historical Facts

# 史 錄

Historical Facts

赵光回忆录 上卷  
方飞回忆录 下卷



康海



丁振军



赵光



方飞



康桂英

Historical Facts

时代文献出版社

# 史錄

Historical Facts

赵光回忆录 上卷  
方飞回忆录



康海



范军



赵光



康桂英

现代文献出版社

## 史 录 Historical Facts 赵光回忆录（上卷） 方飞回忆录（下卷）

---

作 者：赵光 方飞

责任编辑：方玲玲（邮箱：2415447590@QQ.com）

出版单位：时代文献出版社

地 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15-321号骆基中心23楼C座

编辑设计：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邮 编：100080

电 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投稿邮箱：grcsw@126.com

印 刷：北京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印 张：39.5

开 本：190×263 16开

字 数：850千字

书 号：ISBN 978-988-18772-1-5

定 价：RMB 258.00 HK\$ 298.00

本册序号：1000—571

收 藏 者：

---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使用 违者必究



献给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面对死亡从不畏惧；面对人生是那么坦然；面对人民是那么忠诚；面对历史是那么精彩！您们那批老战士是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是永恒的丰碑！

方飞和赵光的女儿 方玲玲



上图后排左起：方飞→赵光→康桂英→诸葛妈。前排左起：方栢林→方玲玲→方松林→方竹林。1954年春节期间，摄于唐山市宏中照相馆（原建国路往南路西）



上图左：赵光同志胸前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留影•2006/2/18

上图右：赵光同志在女儿玲玲家中审阅并整理方飞同志的狱中日记•2006/9/4

**赵光（1916/11/26—2006/11/27）**，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南高各庄人，中共党员，1982年任政协唐山市副主席，1984年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申请离休。



**左图：本书下卷作者方飞于1972年国庆期间留影。**方

飞，原名房焕章，字斐卿。曾用名房环章、沛然、房飞庆、方飞。1910年农历十月廿二日出生于山东掖县（现为莱州市）西大原村。方飞同志青年时期就热情寻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1935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积极撰写文章和出版发行进步刊物。1937年5月在山东济南参加中共领导的“济南市学界抗敌后援会”，10月在云阳参加中共领导的“青训班”，12月在西安参加中共领导的“战地服务团”，1938年参加徐州会战之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之大别山会战。1939年1月在延安抗大第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受训。1939年底任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敌工部干事，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干事。1944年任中共中央晋察冀

分局社会部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秘书、冀热辽区党委社会部秘书等职。1946年任冀东行署公安局情报科长、侦查科长、秘书长等职。1948年任冀东区13专署公安处长、地委常委、社会部长。1948/12/12唐山解放后，历任中共唐山市委委员、市军管会市政办事处（即市政府）秘书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市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常务副市长、市人委党组副书记、唐山市地委常委等职。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主席团常务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等职。1962年底任唐山市地委常委、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惨遭迫害。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1982/1/9始获彻底平反昭雪。

“饮杯椽而抱痛，母之口泽如存；读父书以增伤，父之手泽未泯。”——永远怀念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方飞和赵光的女儿 方玲玲

2010/11/27 农历庚寅年十月廿二日——适逢爸爸百年诞辰；亦是妈妈逝世四周年纪念日

# 目 录

## 上卷·赵光回忆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1916年11月—1932年夏）	3
家和家乡	3
缠 足	12
我有大名啦！	13
童 趣	14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8
穷人怕生病	24
我想上学堂	26
家乡的习俗	26
过年	33
第二章 峥嵘岁月（1932年夏—1948年12月）	38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38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41
“七·七”事变后	47
暴动前夜	50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	55
挺进平西	57
重返冀东	59
本章附件：回忆1934年至1938年河北省滦县地下党组织状况及活动情况	64
再次潜伏	66
转战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三总区	73
开辟路南（日伪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期间）	96
调任路南工委一总区区委书记	109
新的工作（我任第四地委组织部干事）	121
良师益友丁振军	125
本章附件：忆丁振军同志在冀东路南区工作的一些情况（1939—1944）	136

生二英前后	139
大扫荡中的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卫生所（我第二次被捕前后）	161
方飞和我	169
<b>第三章 解放（1948年12月—1966年初夏）</b>	<b>180</b>
进城之后	180
调任唐山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2
“清明”	199
在天津	202
回唐山	209
<b>第四章 蒙难（1966年初夏—1976年10月）</b>	<b>217</b>
“文革”10年	217
遭遇“7·28”唐山大地震	258
<b>第五章 “文革”后（1976年10月—2006年11月）</b>	<b>270</b>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273
方飞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前后	276
我任政协唐山市副主席	294
我为党史添光彩	298
<b>落 幕</b>	<b>311</b>
人生九十古来稀 一片冰心在玉壶	玲玲/311
怀念赵光同志	陈发/311
“赵光同志生平”及“赵光同志简要情况”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312
离休老干部赵光 捐献遗体 夙愿实现	《唐山晚报》2006/11/30 头版报道/313
赵光同志逝世	《唐山劳动日报》2006/12/2 头版报道/313
鹧鸪天 赵光伯母	刘摘星/315

## 下卷·方飞回忆录

<b>第一章 故乡（1910年—1927年夏）</b>	<b>319</b>
童年和少年	319
中学时期	341
<b>第二章 求索（1927年夏—1937年12月）</b>	<b>354</b>
进京求学	354

赴日留学	371
愤而归国	381
省会济南（“七·七”事变前后）	384
辗转北上（流亡）	387
<b>第三章 “投笔从戎”（1937年12月—1948年12月）</b>	<b>395</b>
国民革命军卅一师战地服务团	395
血战台儿庄	399
保卫大武汉	403
附录“泪痕斑斑的敌兵日记”中野信卫著 房飞庆译	404
“泪痕斑斑的敌兵日记（续）”中野信卫著 房飞庆译	406
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	408
重返前线	413
在冀中军区	416
冀中军区日军士兵反战同盟支部	426
附录1 方飞同志代吕正操、程子华同志为《敌军书简》写的“序”	427
附录2 《敌军书简》的“书后”	428
转战冀东	429
抗战胜利	446
土地复查、土改	452
十三地委	455
准备接收	457
<b>第四章 解放（1948年12月12日—1957年7月）</b>	<b>460</b>
接管唐山	460
保卫新政权	461
重回唐山市人民政府委员会	465
调任唐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468
调任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69
再回唐山市人委（任常务副市长）	470
<b>第五章 向科学进军（中科院河北省科学分院 1958年7月—1962年9月）</b>	<b>476</b>
<b>第六章 回唐山（1962年9月—1966年5月）</b>	<b>501</b>
<b>第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7·28”）</b>	<b>511</b>
“浩劫”初期	511



囹圄之难（方飞同志被非法长期关押在唐山市军管会和市看守所内）	518
本章附录（方飞同志的1—8封信）	581
<b>第八章 附录</b>	<b>590</b>
1976/8/17, 周子明、林英同志给商贺权的信	590
1977/6/23、1977/8/7, 沈世昌先生给玲玲的两封复信	590
1979年3月、5月、8月, 朱克刚同志谈方飞同志1937年被捕等有关问题	591
1979/3/9, 兰干亭同志给赵光同志寄来一份他为方飞同志写的“证明材料”	592
1979/3/25, 徐宗华（即徐兴周）同志给赵光同志的信	593
1979/4/20, 甄华同志委托夫人王女士写给方玲玲的信	594
1982/1/10, 《唐山劳动日报》头版报道“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彻底平反冤假错案 方飞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昨日举行”	595
1982/1/9, 方飞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悼词（全文）	中共唐山市委/596
深切怀念方飞同志	赵光/598
斗士诚坚共抗流 忆方飞同志在十年内乱中二、三事	苏克勇 张延太 郑云德/600
哭老战友方飞同志	陈大远/603
沉痛悼念方飞同志	肖平/603
献给方老的歌	开滦煤矿工人 干部/603
还有大量迟到的唁电、唁函及未能见报的老同志	603
1982/1/12, 唐山市委组织部“方飞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领导小组”统计的 给方飞同志送挽幛、挽联和花圈的名单	604
1982/1/9下午, 方飞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现场照片	吴胜利/608
唐山地震廿周年祭 哭方飞伯伯	刘摘星/611
深切怀念方飞伯伯	商贺权/611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唐山的情报工作	蒋志歧/612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之春正月季望重脩增補 《東萊西大原房氏支譜》 東萊西大原房氏支譜序	615
房氏支譜世系圖	615
挨序統系表	615
<b>代书后记</b>	<b>621</b>

# 上卷·赵光回忆录

赵光口述 方玲玲整理

## 自序

我的家乡河北省滦县，位于河北东部，地处东经118° 16′ —118° 49′，北纬39° 35′ —39° 58′ 之间。滦县古称滦州。时州境广袤，含现今之唐山、滦县、滦南、丰南、唐海县之大部或全部。山川秀美、人杰地灵。二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殷商时为孤竹国地，至辽契丹天赞二年，即公元923年建制为滦州。

滦州因滦河而得名，滦河之水源自河北省丰宁县西北的巴彦图尔古山麓，流经内蒙古高原、坝上草原，穿流于燕山山脉至滦州境内，由北向南奔流入渤海。滦县的南北分界线是横贯东西的京沈铁路大动脉，1949年以前称为北宁路。滦河与北宁路的交汇处是滦州县城。

我的家乡于1911/12/31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滦州起义”，在北方吹响了推翻封建帝制、创建共和制的第一声号角。1936年国民政府令中高度评价滦州起义“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称滦州为“革命的圣地”，早在1917年就表示“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滦县。1920年—1928年各路军阀在此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苦不堪言……1925年，滦县有了共产党和党支部。

抗日战争时期，家乡孤悬敌后，毗邻“伪满洲国”，沦为“二满洲”。1938年7月，家乡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在滦县成立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是冀东抗联队伍中的一只劲旅。1939年10月，在丰润、滦县、迁安接壤地带建立了丰滦迁联合县，这是冀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顽强奋战，又创建了北宁路南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前仆后继，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我冀热辽区是解放东北的前哨阵地，是兵站基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冀热辽部队捷足先登，开辟东北解放区，为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其间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渡江南下，剿

匪平叛……深县的父老乡亲们舍己舍家，卫国为民，披肝沥胆，勇往直前，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16/11/26（农历1916年十一月初二），我出生在距深县坨子头北五里的高各庄，现名南高各庄。据深县志载，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相传有高姓迁民首先来此占产落户立庄，随后有康、田、李、杨等户陆续迁来。我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目睹着家乡的变化，民族的兴衰，时代的变迁。

我姓康，小名叫玉子，大名叫康贵真，化名：康贵珍、康桂珍、康贵儒、赵光程、赵光。我今年90周岁了。我从小受苦受累，没念过一天书。1932年夏，共产党人丁振军（丁凯）、康海（康俨）、李光宇在我们高各庄办起了“识字班”，为贫苦人家的女孩子们创造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人老了，愈发想念故乡、想念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愈发想念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些为我民族独立、民主解放而牺牲的亲人们、战友们——他们把唯有一次的青春年华、鲜血和生命抛洒在这片热土上……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了新的长城。人们称万里长城是我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就是我中华民族脊梁上的钢筋铁骨！他们的精神、风范，光照日月、彪炳千秋！他们的英名、伟业必将永垂青史，万古流芳！

这几年，胡锦涛总书记倡导要恢复我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作为一名有7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义不容辞。我过去为党、为人民群众作了些有益的工作是应该的。以往我给组织写的“个人简历”就是我的经历，我把过于简单的“简历”内容做一下补充：实话实说，全凭记忆。为烈士祭奠；为受冤屈的人们鸣不平；让今天的人们了解上个世纪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女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同时解放自己的艰难历程。

往事如烟不是烟——深埋于我心中的哀伤、欢乐、惊恐、兴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回望过去，我的所作所为所听所见仍令我激动不已，就像眼前跑电影，历历在目……

这个回忆录，是由我口述，我大女儿方玲玲记录并整理的。

这个回忆录，是我们娘儿俩用泪水洗过的……

赵光  
2006.5.31.

#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1916年11月—1932年夏)

## 人名索引：

父亲·康澍雨

母亲·康赵氏

大哥·康杰（1女·康玉秋、1子早亡）

二哥·康仲+康赵氏 [长子康毓秀（化名于秀）、次子康玉江（小名活头）、三子康玉山（小名山头）、四子康玉志、长女康玉兰（小名江玲）、小女康秀兰]

三哥·康俨（化名康海、老海、海三）+吴秀臣 [长女康玉清（小名如花、化名赵明辉）、长子康玉铭（小名增头）、次女文文、次子康玉贤（小名国志）、小女康玉凤（小名小丫）]

四哥·康僖（小名更新）

大姐·康贵英（化名康桂英）+大姐夫高步成（其弟高步于，其母尊称大表婶）

二姐·康贵芝（康桂芝）+崔秀峰 [长子崔玉祥（小名宝山）、次子崔志祥（小名增头）、长女崔玉芳（小名大莲）、次女崔玉芬（小名小莲）、三子崔国祥（小名小秃子）]

三姐·康贵兰（康桂兰）+高佩 [长子高文阁、长女高淑芳（小名大英头）、次子胖小子（少亡）、次女高淑兰（小名娟头）、三女高淑华（小名傻子）、四女高淑东（小名老足头）]

父亲同母异父的哥哥、我大大师辉秀（1子·师镛、1女·甜头）

二大大师辉璧（2子·师印、师稳）

大姨卫赵氏之独生子、我连兄卫守仁 [3子·卫家福（小名圈住）、卫家祥、卫家全，2女]

我堂兄康燃的长子康瑞林、次子康瑞东（小名东平）、长女丁香、次女爱头

康魁和康信的继子康子清（小名二河）

倚二大妈的长子马春德、次子康钦（小名仁义、化名康勤）、三子康贵、四子康金、五子康银（小名把住）、闺女斯文

四大妈的侄子李长顺的长子李栋（小名盘住、化名李国栋）、次子（小名蛹子）

田振元（化名田荣），田荣之弟田顺义（小名义头）

## 家和家乡

**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我们寻常百姓家，就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我爷爷**是一个贫苦的农民，直到50岁上下才娶了我奶奶。我奶奶原是十几里外明碑子师家的媳妇，她男人死后，撇下俩儿子：师辉秀、师辉璧，他俩随我奶奶来康家，我爷爷没让他俩改姓，视如己出，拉扯长大，帮他俩成家立业，都在我们高各庄娶妻生子了。

我奶奶比我爷爷小10多岁，来康家后，又生了**我爹康澍雨**，我爹生于1871年阴历（即农历。下同）3月16日，属羊。我爷爷老来得子，忒（tuī，方言：特别之意。下同）疼爱、“娇惯”老儿子，让他受到了初步教育。我爹脑子好使，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是远近有名的**铁算子**。爹教我们打算盘，只教三遍，见我们不开窍，不再教了，只有我一个堂叔哥康贺跟他学会了。爹说：“女孩子学打算子没啥用。”只教到我会打小六九，再不教了。

我爹耿直、老实厚道，本庄人有事相求，他一准就答应了。三里五村谁家娶媳妇，谁家闺女出阁，都请我爹看线书、选吉日。线书是32开的，很薄，用线装订，上面是很小的竖字，爹喜欢看，年年买。

爹大高个儿挺富态，浓密的大胡子半尺多长，不抽烟不喝酒。听妈妈说：“烟杆儿中的早烟油子对人的伤害忒大，你爹年轻时干重活，累伤了身子，老咳嗽。他30几岁时和几个哥们一商量：一咬牙一跺脚一起戒了烟和酒，这叫‘在家理’了”（**在家理**是老百姓的组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爹在当地挺有名气。

爹信奉早睡早起身体好，多冷的天也不睡懒觉，顶着星星起个大早，背个粪箕子，围着庄拾回一筐狗粪，直到年岁大了，背不动粪筐了。那年头不时兴刷牙，平时没有零食吃。爹每顿饭后漱口，一辈子满口的好牙，特别爱吃花生米，别人都羡慕他。我随爹，爱漱口刷牙，至今我也是满口的好牙，专爱吃酥脆的东西。

小时候，我麻哩麻察（方言：即模模糊糊，刚明事理）刚记事，听说安各庄分驻所负责征粮、征款的税官嫌我们庄年节没答对（方言：伺候。下同）他，用现在的话说，没给他上贡。硬说我们庄七、八十户人家都没交税，告我们抗税。全庄一致推举我爹到天津高级法院应诉。官府当庭讯问，爹脑筋好使，素有“铁算子”的美誉，当庭掰扯（方言：解释、说明）得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交了多少粮款，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庄共交了多少税款，其中农业税若干，屠宰税若干，谁谁谁签收的，问得税官哑口无言。这场官司，我们庄户人家赢了。这个税官调走了。**中国两千多年，历代官府主要靠征收老百姓的农业税养活他们。无论早了、涝了，即使颗粒无收，该交啥税交啥税，没有减免一说**（直到2006/1/1，我国取消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给数亿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妈妈**是滦县坨子头西南方向的姚庄人，姓赵，没有大名，跟我爹结婚后叫康赵氏。我妈妈生于1874年，属狗，比我爹小三岁。我妈妈进门儿（方言：结婚。下同）后，见炕缝里、被褥里都是虱子、虻子，我妈妈又拆又洗，毫无怨言，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我妈妈忠厚、勤快又贤惠，尽心尽意地伺候公公婆婆，知冷知热的，我爷爷奶奶忒知足。我妈妈对我爹更体贴，两人很少拌嘴闹气，从来不说不中听的言语。

我爹我妈的媒人是**我大姨**。大姨夫姓卫，我大姨就叫卫赵氏。他们家住在高各庄道北，跟我家斜对门。我妈妈进门儿没多久，我大姨、大姨夫因痲病先后去世。他俩只有一个儿子**卫守仁**，是我连兄，他常住在我姥姥家姚庄，由我大妗子、二妗子抚养大，直到娶了媳妇才定居高各庄。我连兄家一个大院二层房，还有一个跨院。我连嫂长得漂亮又勤快，满院子种的都是花呀草的，我小时候常去那里玩儿。可惜我连嫂也是痲病，三、四十岁过世，撇下俩丫头，仨小子。我连兄没再续弦，把五个孩子拉扯长大。战争年代，我几个哥哥都在外参加抗日工作，我连兄经常照顾我爹妈。解放后，我每次回家看爹妈，也给我连兄带点儿好吃烩儿（方言：好吃的东西。下同），多年前，他无疾而终。

**小时候听妈妈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我已嫁到康家，还没你们这么多孩子呢。那年**

大雨哗哗下，黑天白天不停得下，足足下了三七二十一天，把庄稼都泡烂了，颗粒没收，连庄稼杆都没上家——都糟在地里了。**这一年的受灾面忒宽。**

“人饿得没法儿，只好捋树叶、剥树皮吃，再往后挖树根，把树根刨出来剥皮吃。家里有点儿谷子，不敢出去碾压，怕被人哄抢了，用一个小磨带皮子磨了，打成浆子，比水糗，比喝白开水强。人饿得连喂猪的皮子（豆子、高粱、谷子碾压后，把粮食清理出来，余下整状的秸秆当柴烧，碎的就是皮子。以下同）都吃了。家家把装枕头的谷秕子都倒出来磨着吃了。一个枕头用好几辈子，枕芯儿的脑泥子味儿忒重，呛嗓子眼儿，忒不好吃，还不如吃喂猪的皮子呢！”

“我在茅房的秫秸架旁种了一棵葫芦，就结了一个，舍不得吃，怕来年还有灾，没有舀水用的家什，等葫芦长大了，一劈两瓣，当瓢使了。我们平时盛粥用的小勺是长把儿葫芦结的，舀水用的大瓢是大圆葫芦结的。沿海的盐碱地不长葫芦，那里的人们用木头挖成勺。”

**“一冬一春，饿死不少人，首先是老弱病残者。**直到来年寒食以后青草发芽，地里的青草长出来了，开始揪野菜吃，连不药人的野草都揪着吃了。不管是野菜、野草，都得把根儿留下，过几天转过来再揪……光绪二十一年，大丰收，才缓上来了。”

**那年头，一个妇女生几个孩子，大部分死掉，能活俩、仨的就不错了，妇女经常死于产后风。**我爹妈生了我们八个，个个茁壮。**大姐康贵英**生于1896年阴历8月15日，属猴。**大哥康杰**生于1898年，属狗。**二哥康仲**生于1900年，属鼠。**三哥康俨**（化名康海、老海、海三）生于1906年，属马。**二姐康贵芝**生于1908年，属猴。**三姐康贵兰**生于1912年，属鼠。**老哥康僖**生于1914年，属虎。**我是老闺女**，生于1916年阴历11月初二，属龙。我爹45岁，我妈妈42岁那年才有了我。大姐比我大20岁。

听大姐说：“快生你时，我帮妈妈由地里收来干净沙子放在炕头炮热，再把炮热的沙子铺在地上，妈妈躺在上边，生下了你，我把一小节秸秆一劈两半，割断脐带，网一个扣，团在你肚脐眼上。用事先准备的一盆热水把你洗净、包好，放在炕上，炕上已铺好解凉、解热的干草和席子了。我把你的泥袍（方言：胎盘。以下同）和带血的沙子一起深埋在猪圈的炕下面，为的是别让猪拱着吃了，家家如此。”

我都记事了，还磨着妈妈吃奶，直到她生了一场大病，我才断奶了。那天妈妈突然发烧，数日不退，嗓子眼里长了一个乳疙瘩，不能吃东西，喝不了水，到后来连喘气都费劲了，我忒害怕。幸亏这个大疙瘩化脓破了，由妈妈嘴里流出不少脓水，妈妈慢慢好了。又过了几年，妈妈绝经后突然倒开花——由鼻孔往外流血柱子，用棉花堵上，血往嘴里流。天忒冷，炕上放着一个火盆，一连几天，妈妈一口一个血饼子咯在火盆的灰里，她脸色蜡黄，双目无神，人都走样了。用了一个偏方：老窗户纸熬水，妈妈喝了也没管事。大姐央告爹：“爸爸，我妈快不中了，你给她请个先生看看吧！”我爹到东边二、三里地的半碑店请来一个自学的中医，他给我妈妈把脉后开了一个药方，我爹照方抓了三服中药给妈妈煎服，妈妈奇迹般地好了。这个中医给三里五村的穷人看病，从不收费。年下，我爹买了一小斗（16两的小秤，1斤=16两，一小斗约18斤。以下同）大米，去半碑店谢候（方言：答谢、看望）了先生。

**我刚记事，家乡住过大奉军，是东北张作霖的部队，是来关内抢占地盘的。**有一天，一个军人牵来一头**大驴**，个头跟骡子那么大，一进我家院子，见到牲口槽子，它一下子四脚八叉地躺倒了，咋叫它也不起来，它不吃不喝，择歪着躺了两天两夜，不愣一下站起来了，这才开始喝水吃草。这个大奉军说：“我们是从大西边跑过来的，跑了两天两夜，把牲口累坏了！”大

奉军在我们庄住了21天，我家东屋也住了几个大奉兵。开始我们猫着（隐蔽、躲藏。以下同），不敢出来，后来看大奉兵不扰民，吃自个儿，挺守规矩，不抢男霸女，不翻抢东西，才不怕了。我家的大奉兵撤走时，大驴子给他们驮着东西一起走了。

有一个当兵的，大高个儿，挺白净，挺善良，她让我二嫂子帮他吧棉被拆洗干净，做成夹被，棉花套子不要了。大队人马向东开拔时，他缩缩起来，后来他换上便装往西走了。

听大姐说，那年她家也住过一个连长，还带着媳妇，说话拉嗑儿的，挺得（方言：还不错），也没有打人骂人的。不知是那驳军队？后来听大人们说，**那年头正逢直、奉大战。**

**那年头，绑票的（即土匪）多。**田庄子有一个小财主，墙矮、房子旧，日子过得还可以。一天夜里，他听到有动静，知道绑票的来了，他在火枪筒里装上铁钉子，宓着（方言：秘密隐藏着、不吭声。以下同），土匪一扒门楼（墙头），他开枪了，正打在土匪眼睛上。土匪“妈呀”一声栽下去，绑票的“呼啦”散了。

我们庄也有一、二个耍光棍、攒包裹的，这号人专找跟他关系不大好的或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人家讹钱，攒包裹的故意往石头上嗑，自造伤，我侉二大妈就数这号人。她是人贩子由口外贩来的，带着儿子马春德和我一个早出五服的二大大结婚后，又生了康钦（小名仁义，参加革命后化名康勤）、康贵、康金、康银（小名把住）和闺女斯文。二大大挑挑子卖火烧，能挣几个钱？生活忒困难。侉二大妈不好好过日子，跟别人狗扯羊皮的。她想讹人时，手拿一只破碗，走到人家门口往地上一摔，捡起一块破碴儿，低头往人家身上撞，乘机往脑门子上一划，血赤糊拉的，她连吵带闹，赖人家打她，经大伙儿连劝带说和，人家掏俩钱，完事。她家孩子多，天冷了，穿不上棉衣。我妈妈一宿没睡觉，给她家孩子突击了一条棉裤，妈妈做活儿粗拉，丢了一根针，捏遍了棉裤，咋也没找到，赶天亮了，妈妈给她送棉裤时告诉她：“丢根针，咋也没找到，给孩子穿时注意点。”孩子醒了，一穿棉裤，把孩子扎了。侉二大妈到处散布：“康澍雨家里的（方言：某人之妻。以下同）下镇物，要扎死我孩子……”传到我妈妈耳朵里，妈妈挺伤心，好心没好报，再不敢帮她家干活了。

**常言道：“抽大烟，穷得快，不是当就是卖。扎吗啡，一身光，披着麻袋当衣裳……凡沾染毒品者，轻者坐卧不宁，重者万箭穿心……”**我们庄杨拉住的父亲早亡，他的仨哥哥都肯干事，混得都挺好，都住在滦县城里，拉住和他妈妈单过，仨哥哥给钱。拉住不学好、不干事，整天蹭吃蹭喝还抽大烟、扎吗啡。他仨哥哥忒看不上他，烦了。拉住妈只好领着拉住回高各庄过日子。杨家大院儿的房子大部分都塌了，只剩东西厢房。拉住和他妈妈住东厢房，拉住的叔叔杨贵良住西厢房。杨贵良大高个，长得挺好，条件差：娶个媳妇大脚片，模样挺好，病死了，没孩子，打光棍了。拉住妈死后，仨哥哥不给他钱了，他还不服正业，靠偷鸡摸狗整俩钱扎吗啡（据说比抽大烟便宜点），扎得双腿流脓滴嗒水、烂冬瓜似的，下半身整年裹着麻袋片，谁可怜他，给他件衣服穿，他赶紧拿去换白面儿（一种毒品）。

一天，爹起早咳嗽，听到“砰”一声闷响，“妈呀”一声惨叫。天亮了，有人说：“死人了！”杨拉住横死在庄西头道南师馆家和道北小财主李老五家门口，拉住身边有一破麻袋，里面是半截子玉米棒子骨。大家舆论：“杨贵良想钱了，打死侄儿，伪造现场，借机讹人……呸！都不是好东西。拉住的仨哥哥由城里回来，没说不好听的，也没讹师、李两家，杨贵良啥也没捞着，反倒替别人去块儿病。”师、李两家主动出点儿钱，买了个薄斗子，也叫狗碰（就是材薄质差的棺材，狗一碰就坏了。以下同），把拉住埋了。

冬季天短，吃两顿饭，上午吃破米粥（高粱、棒子碾碎不去皮，省火易熟、出数节粮。也叫糊

涂粥），稀糊糊的破米粥用筷子挑不起来，盛在大叉子碗（底小口大的粗瓷饭碗）里端着喝。下午吃烩白薯。我爹捡出两块光滑皮的，留着晚上压咳嗽。爹是爷爷的独苗，打小吃独食，婚后生儿育女孩子多，没人顾得上他的吃喝，爹只好自个儿照顾自个儿。

分家之前，三个嫂子一对三天或五天轮流做饭。我那时10来岁了，听别人说：“刚出锅的破米粥嘎嘎又酥又香又好吃。”我可从来没吃过。每天早晨，不管哪个嫂子做饭，都是大柴锅熬破米粥，开锅后，小火煨着，快熟时才撬拉锅，盛出破米粥，锅嘎渣儿也炮好了。做饭的嫂子快溜地把锅嘎渣儿铲出来，端回自个屋，“哐当”一声，锁进板柜。我不怪三个嫂子，只因家里穷，侄儿、侄女们没有零食吃，两顿饭之间饿了，可以吃块粥嘎渣儿。我也想尝尝粥嘎渣儿啥滋味，可是脸皮薄，张不开嘴，只好咽一口吐沫，算了吧。分家后，当家子的一个嫂子，是康恩家里的，有事来串门儿，她说：“老婶子，这回你老闺女能吃上锅嘎嘎了！”我在一旁摇摇头。她问：“咋还没吃上？给哪（方言：谁，以下同）吃了？”我说：“粥稀。”我妈过日子随我爹——忒细。熬粥时少放粮食多加水，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妈妈推锅勤，粥不糗，不炮锅哪来粥嘎渣儿？偶尔有，也是薄薄一层，窗户纸似的。

直到现在，我也没吃到像我三个嫂子做的那种薄厚合适的破米粥嘎嘎。

爹和二姐都爱吃挂面汤。我家从没煮过一锅挂面汤，一人一碗分吃过。爹有时生病了，想挂面汤吃就喊我：“老闺女，拿挂面来，给我煮碗汤。”我赶紧打开板柜，把珍藏的一小把黑、短、粗、咸的挂面递给爹，爹仔细地抽出一小绺递给我。挂面汤做好了，溜溜的、准准的正好一碗，爹乘热喝了，总不忘说一句：“我老闺女做的忒好吃！”其实，我只用葱花炆了一下锅，啥佐料也没有。锅里只剩下点儿清汤，一根挂面也没有。我喊一声“二姐”，她快溜儿地盛出清汤，端到嘴边“吸溜吸溜”赶热喝了，忒知足。（1948/12/12唐山解放后，条件逐步改善了，二姐啥时来我家，不管住多长时间，大姐必变着花样给她做挂面汤吃：卧鸡蛋的、打蛋花的、肉丝的、肉末儿的、海鲜的、青菜的、打卤的、炸酱的，不重样。）

**到我记事时，我家有十几亩地。**后来大哥、二哥、三哥分家另过。家中只剩下爹妈、三姐、老哥和我。我们在剩下的几亩薄地上，种点儿花生、大庄稼和杂粮。秋后，把踩碎的、伤镢的花生和花生秕子挑出来，剥出仁儿换油吃。好花生干燥后，一抓“哗啦哗啦”响，花生栈才收购。我爹卖掉花生，**纳完税，剩下点儿钱留着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买粮食吃。**人是张嘴货，到点儿不吃饿得慌。实在没粮了，爹每隔7天上安各庄赶一回集，买回一小斗小米子。遇到熟人卖小米，不肯刮，一小斗就够18斤；遇上生人卖，他在小斗子上用小板一刮，刮凹了，回家一称，准亏分量。**18斤小米我们五人吃7天。**

自家的地头上种点儿饭豆子（花皮豆），打不了多少，吃个新鲜吧。有时做豆馅儿，整个煮；有时来戚（方言：戚qiè，亲戚、客人。以下同）了，用小磨子把饭豆子磨成两半，簸出花豆皮，用光滑豆瓣给戚做豆干饭吃。花豆皮，妈妈舍不得扔，平时用它掺在小米里做干饭。爹、三姐、老哥和我都不爱吃。妈妈哄着我们吃：“吃吧，好吃，这叫扑蝶（蝴蝶）干饭，咋不好吃也比枕头皮子好吃。”妈妈常说：“一群少年去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我们比不上财主家，不及我们的人家有的是，得识局，适可而止，无尽无休还中？能凑合着吃上饭就得知足，不识局常跟着还中？”

家里确实穷：用粮食换几把粉丝，只在来人去戚、逢年过节时才吃一点。平时馋了，用豆子换一小块儿豆腐，我爹吃剩下了我们才吃。我爹实在太馋了，割一点儿肉，让我妈妈给他包饺子，他拣好的吃了，再挑几个好的放一边，嘱咐我妈：“这个留着，我下顿吃。这几个破皮饺子，你吃了吧！”妈妈把头一扭，不屑地说“我不吃你那个！”妈妈惦着三姐、老哥和我，



破皮饺子连汤带水被我们一扫而光。

分家后，为了四股人家种地方便，爹买了一头小牛，平时喂点儿花生秸子。安各庄有开烧锅做烧酒的财主，他得由外地运粮食。农闲时，四哥赶着小牛车由坨子头往安各庄给财主家拉脚，挣钱补贴家用。我家小牛忒小，没啥劲儿，每次只能拉五袋粮食。

我家有二层房：北层的3间**草房**是我爷爷年轻时盖的，椽子都是用秫秸把捆的。南层的3间**平房**是我爹年轻时盖的。分家时，二哥、三哥各得草房一间+半间灶屋也是过道屋；大哥分得二间东厢房；还没成家的四哥分得平房一间，爹妈、三姐和我住东屋，中间是灶屋。1941年，四哥遭坏人诬陷后被错杀，爹妈搬到西屋，东屋让给大哥。两间东厢房分给二嫂、三嫂做补偿。解放后，三嫂把100多年的草房顶推下来造粪，抹了一个平顶。

庄稼人的**火炕**年年拆。我们在庙山北山坡下自家的土地取粘土打土坯，再由老坟的沙地里拉沙子填上。陈年的炕坯用来沤肥：用锄头打碎炕坯，泼上水，堆成堆，炕烟+水和成灰埋在浮头，过些日子拍碎，种花生时做底肥。栽大葱时，最好用人粪尿做底肥，葱是甜口的。如果用炕灰做肥，葱是辣的。

我家的平房是土顶，房屋四角儿戳上四根木头立柱，过梁、檩子、椽子都挺细，年年漏雨。头下雨前，用陈年的炕土抹房顶，抹上一层，可以挺一年——基本不漏，第二年再抹。有一年，雨忒大，屋里哗啦哗啦一个劲儿漏，妈妈愁坏了，“这可咋办？再这么下，房就塌了！”三哥康俨来了，他用铁锹锄来几锹土，由当院往屋顶上扔，妈妈在屋里说：“真管事，不漏了！不怕房漏怕墙塌！咱家的房子还能挺些年头！”听妈妈说，“有钱人才打得起焦子顶”。

**农家少闲日，穷人家的孩子更不用说：男孩子捡柴拾粪干农活，女孩子纺线织布、学做针线活。**女孩扔下“揣核儿”，先学戴顶针，纳袜底子、纳鞋帮儿，再大点儿，学习用锥子纳鞋底儿。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儿：撒种子、间苗、锄草、上肥、收秋、拉碌碡、扬场、簸簸箕，样样拉不下。回家后，帮大人抱柴火、烧水做饭、喂狗喂猪。

**为了攒粪造肥，我家养了一只小猪。**每天刷碗的水，再抓上一把皮子，就是小猪的美餐了。春夏秋三季下地干活，我们给它带回一些青草和野菜吃。小猪因为吃不到正经粮食，在我家“蹲”住了。养小猪的第二年，因为雨水大，发水了，家里种的花生秧子都泡了，水渗下去才结了点儿小花生，节气到了，花生不长了，用手拔起来，晒干了，剥着挺费劲，剥开一看，都是“雀舌”似的，忒秕，吃到嘴里忒柿巴（方言：涩）。我爹说：“索性晒干了，压碎了，喂小猪子吧！”小猪养了快两年，才慢慢胖起来，到年下，才出了五六十斤肉。家里舍不得吃，卖了肉，只剩下一个猪头和一挂油。猪头过年吃了；那挂油，我妈妈把它熬了，放上盐，蒙上纸，埋入地下。妈说：“等春天农忙时再吃。”春耕时，把小油罐由地下取出来，只见上面爬满了蚂蚁，一股难闻的哈喇味儿直呛鼻子，那也舍不得扔，熬菜时炆锅用了。

只有财主家才养得起五、六头猪，小猪得喂养一年来的才能出栏，或卖生猪，或宰杀了卖，或年下杀了自用。也只有院落宽敞，独门独户的财主家才养得起老母猪。老母猪怀孕、生仔儿都得喂正经粮食，否则没奶，小猪没法儿活，养的好的老母猪，一窝能生下10只左右大老鼠似的小猪仔儿。猪仔儿生下来得由猪圈里放出来，让它满院子跑，不能圈着。否则小猪的腰成马鞍型，不好好长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冬天生了小猪，要抱到屋里暖和着或在猪圈里生个火盆，猪仔儿的毛烤干了，“扑棱”站起来了。猪仔儿长到俩来月，约四、五斤就卖了。这